

# 一九七三年在狱中 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抗议书\*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的问题，我有很多意见想向组织上陈述。组织上几次指示我要照顾目前斗争的大方向，说目前斗争的大方向是反对先验论，宣传反映论。若现在提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问题，怕干扰了斗争的大方向，妨碍了反对先验论、宣传反映论的大斗争。昨天（四月十九日）又听到说，大搞先验论，破坏反映论的，是一个大阴谋集团，目前的斗争大方向就是针对这个阴谋集团的。还听到说陈伯达也同这个阴谋集团有关系。要是这样，我觉得目前提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问题，不但同目前斗争大方向不矛盾，而且相反，是一致的。这个问题同陈伯达也有联系。因此，我想就我所知道的一些情况，向组织上陈述出来。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至今已有二十来年了。要弄清楚这个问题，首先要澄清一个问题，就是：一定要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和“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严格地区别开来。“思维

---

\* 《一九七三年在狱中写给中央专案组的抗议书》，是为抗议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在《人民日报》上发表的《哲学战线上的一场严重斗争》一文而写的。一九七九年以《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为标题，在《学术月刊》第十一期上发表。收入本书时，作了某些个别文字的修改。

和存在的同一性”是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代绪论》中引贝克莱的原话说：“事实上，对象和感觉是同一个东西”（转引自《列宁选集》第2卷，第19页）。在同书的第二十五页上，列宁又叮咛嘱咐说：“不要忘记，在贝克莱看来，观念和物是同一个东西”。这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最准确的解释。这个解释和黑格尔的解释是一致的。黑格尔自己解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意思是，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即同一个东西。现在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把“同一的”改译为“等同的”，意思是完全一样的。在哲学史上，无论是主观唯心主义者贝克莱和马赫，或者是客观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都援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其含义都是一样的，都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没有第二种解释。在哲学史上，这种哲学就叫做“同一哲学”，在德国，在黑格尔时代，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被德国的统治阶级封为“国家哲学”。中国也有这种哲学，宋朝的唯心主义哲学家陆象山说：“吾心便是宇宙，宇宙便是吾心”，这同黑格尔所说“思维即存在，存在即思维”，不是一模一样的吗？从唯物主义者这方面来说，从费尔巴哈起，到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的理解，也只有这一种解释，即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费尔巴哈原是黑格尔的学生，是信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的。可是到了十九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他批判了“同一哲学”，才走上了唯物主义的道路。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列宁引了费尔巴哈的关于说明思维和存在不是同一个东西的许多话，请参看《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二章第三节和第三章第三节列宁的有关费尔巴哈的引证。例如《列宁选集》第二卷的第

155页上，费尔巴哈说，他的话“只是否认思想和存在是同一的”。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正是德国同一哲学统治极盛的时期，德国资产阶级哲学家就是拿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来反对阶级斗争的。他们欺骗工人说：工人只要求得思想上的解放，就是获得解放了。他们说：工人之所以受剥削，只是因为人们有剥削思想，消灭了剥削思想，工人就不再受剥削了，因为思想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了一本书，叫做《神圣家族》。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从他们的切身经验中认识到思想和存在不是同一个东西（详见《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66页）。恩格斯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初，给一个德国经济学家的一封信中还批判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恩格斯说，概念有概念的特性，概念反映现实，但不是直接就成为现实（原话我记不得了，大意如此）。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说，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等同的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列宁全集》第14卷，第343页）。这里“等同的理论”，在《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一九五七年版）上还是“同一性的理论”。由此可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在哲学史上，一直都是唯心主义的理论，而且只有一种解释，即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或者说是等同的，根本没有“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这样的意思。也曾经有人错误地理解过这个命题，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这种错误认识，在一九〇〇年的时候，即被当时还是马克思主义者的普列汉诺夫批判了。普列汉诺夫说，谁若真正懂得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那他就不会再再说这个命题是唯物主义的了。普列汉诺夫说这话的这篇批评文章，是列宁肯定了的。也曾有人说马克思承认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这种错误说法，也在二十世

纪初被马克思的女婿，恩格斯的及门学生拉法格批判了。例如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四章第一节中引了拉法格的话，拉法格说：“当拉波波特硬说马克思认为‘存在着观念和实在的同一性’的时候，他是错误的。首先，我们从来也不使用这样的形而上学用语。观念象客体一样，也是实在的，它是客体在头脑中的反映。”（同上书，第209页）这里说的“形而上学”，就是说的唯心主义。

可以说，在哲学史上，一直到一九五八年的时候，“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命题，根本没有等于“思维和存在之间有同一性”这个问题的意思。在这以前，也根本没有谁提出过这个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是哲学史上一个新发展。“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这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命题，这是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运用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如上所述，其含义是同一个东西。矛盾的同一性这个“同一性”，根据毛主席在《矛盾论》中所解释的，其含义是：互相渗透，互相依赖（或依存），互相联结或互相合作。把这种含义的“同一性”运用于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说的思维和存在有联系的意思。用毛主席的话来说，就是，从物质到精神，从精神到物质，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有一道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道桥梁，就是实践。这个桥梁问题非常重要。例如在哲学史上，心物二元论，思维和存在之间，根本没有桥梁。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因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也就用不着桥梁。只有到了唯物主义，承认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思维是存在的反映，这才在思维与存在之间建立了一道桥梁。所以，把矛盾的同一性原理，运用到哲学根本问

题，即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上，乃是毛主席在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是值得大书而特书的。

我在上边说，要弄清楚二十多年来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问题，必须首先澄清一个问题，就是要澄清“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绝然不同的两个问题，不能把两个问题混为一谈。前一个命题在哲学史上一直是唯心主义，从来也不是唯物主义。后一个命题，是辩证唯物主义，在哲学史上是一九五八年提出来的。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不是在后一个问题上，而是在前一个问题上。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对这个问题彼此没有争论，都承认有同一性。我从来没有否认过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争论最多的集中在前一个问题上，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这个问题从本世纪五十年代初提出，一直到现在还没有结束。有人说这个争论是我挑起的，根本不是这样。五十年代初，哪一年，我不记得了。《光明日报·哲学副刊》发表了一些批判不可知论的文章。我也喜欢看这类文章。遗憾的是，当时写这类批判性文章的人，太缺乏哲学史的知识。他们不是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的观点去批判不可知论，而是用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观点去批判不可知论。更错误的是，还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下边加一个括弧，在括弧内注明“这是唯物论”几个字。我当时看了，就感到奇怪，怎么这里把唯心主义当做唯物主义。我当时只是把自己做一个普通读者，根本没有想到要写文章去指出这个错误。这是自己责任心不够，是一种自由主义的态度。但我的这种自由主义态度没有持续多久，就为现实生活所纠正。因为当时马列学院和后来的高级党校，

都规定了学习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就是在这本书中，恩格斯用辩证唯物主义观点批判了不可知论，同时也涉及到“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问题。学员要读这本书，哲学教研室的讲师们要进行学习辅导，“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讲师们在辅导学员学习时，避不开这个问题，大家对这个问题要表示态度。我的态度很明确，我自始就坚持地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认为是唯物主义，是完全错误的。从那时起到现在，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一直都是这样的。我对担任辅导课的讲师们说明白了这个问题，并说我们讲课，要对马克思主义哲学负责，对学员的学习负责。艾思奇是马列学院哲学教研室主任，他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开始涉及到这个问题时，艾思奇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是唯物主义，是恩格斯的原话。我说，那是黑格尔的话，是唯心主义，不是恩格斯的话。后来他不坚持说是恩格斯的原话了，但还认为这句话是唯物主义。再后来，他也不能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但又不肯放弃认为这句话是唯物主义的意见，于是他又想出了一个新的提法，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既可用于唯心主义，也可用于唯物主义。一直到六十年代初，他连续发表了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就最明白具体地表明了他对这个问题的态度，就是说，他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不管出自何人，都是唯物主义，因为，若不是唯物主义，恩格斯就不会肯定它。艾思奇发表了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之后，就不许再讨论这个问题了，不同意艾思奇文章的人，再没有发表意见的机会了。到了一九六四年，原高级党校负责人在高级党校公

然宣布艾思奇的两论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的结论。到了七十年代初，艾思奇的两论又得到了肯定。

在这个问题的争论期间，除了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意见以外，在一九五七年、五八年时，又有人提出要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论，代替辩证唯物主义的能动的革命的反映论，《哲学研究》上发表了好几篇这样的文章，其它报纸上也有这样的文章。对立面中有个李唯一，写了批评这种错误观点的文章，他还提出了保卫反映论的口号，说要为反对破坏反映论的错误思想而斗争。

现在可以看出，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以艾思奇为代表的一些人，完全混淆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把唯心主义当作唯物主义来宣扬。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就破坏了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发展的逻辑。如果恩格斯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他就不应该写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而应该写一本德国古典哲学的复兴。因为所谓德国古典哲学，就是指的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即“同一哲学”。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名称挂上了费尔巴哈的名字，费尔巴哈与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有什么关系呢？上边我已经大略提了一下，是费尔巴哈批判也就是否定了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哲学，才“终结”了德国古典哲学而开辟了唯物主义哲学的复兴史。列宁不止一次说过，马克思和恩格斯都是通过费尔巴哈的哲学唯物主义而产生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的大方向。因此，怎么能设想恩格斯会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呢？仅此一端，就充分地暴露了艾思奇等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是一点知识也没有的。他们根本没

有读懂恩格斯的这本书，连恩格斯的这本书的名称也没有弄懂。说来很难令人相信，然而这是事实。

上边我说到陈伯达同这场争论有联系，现在我顺便在这里把这个问题向组织交代一下。

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种荒谬绝伦的意见，也得到了陈伯达的支持。一九六二年八月，我在北戴河休假，住的地方离陈伯达的住处很近。一天上午我去看他，他正忙着给中央起草一个什么重要文件。我见到他时，他放下笔，就同我谈起来。他说：王若水、艾思奇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关于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他都看过了，他认为他们的看法是对的。我听了有点吃惊，觉得怎么陈伯达也这样看这个问题？由此看来，在这场争论中，陈伯达对艾思奇们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不能不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关于这场争论的其次一个特点是他们破坏反映论，他们公开主张要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恩格斯说，哲学根本问题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存在是第一性，思维是第二性，思维是存在的反映。思维是反映者，存在是被反映者。同一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那末谁反映谁呢？这就根本取消了反映论。

关于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说法，混淆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在中国哲学界引起了极大的思想混乱，在干部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学习中无端地造成困难。我想在这里举出一个典型例子，一九七二年七月二十日的《人民日报》第二版上登载了一篇题为《学习马列著作要以原著为主》的文章，是中共江苏省如东县委中心学习组写的。文章说，他们在学习马列原著的时候，碰到许多“拦路虎”。他们举例说，在读《反杜林论》的《世界模式论》这一

节里，恩格斯讲了这样一段话：“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这正是一个叫做黑格尔的人所说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之一”。文章接着说，“对恩格斯的这段话，我们起初的理解是不一致的，有的还误认为恩格斯也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一九七三年五月十一日《人民日报》第一版上登有石咀山市委学习材料，也是错的）。这说明艾思奇的“两论”在干部头脑中发生了影响。他们一定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既为恩格斯所肯定，就不敢怀疑或竟不怀疑这句话是唯物主义还是唯心主义，而且还由于艾思奇们的错误宣扬，使这些干部也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错误地理解为“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由于恩格斯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所以他们之中有些人还“误认为”恩格斯也反对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其实恩格斯的这几句话本来是非常明白易懂的。恩格斯说的，就是：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热昏的唯心主义的胡话。这里同“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毫不相干。而是说的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杜林就是本着“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这个框子，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就是说去证明思维产物与现实性是同一个东西。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的第一章第四节一个地方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运用到实际生活中，就是“把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也就是说，在他们马赫主义者看来，想象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是同一个东西。恩格斯说杜林“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也就是说杜林把想象的世界代替现实的世界。如东县委中心学习组，不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解为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而是理解为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那他们就怎

样也弄不通他们所引的恩格斯的那一段话。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真正变成了干部学习马列原著的“拦路虎”。现在是赶走这个“拦路虎”的时候了。马恩列斯编译局把《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一书中的“同一性”全部改译为“等同性”。但《反杜林论》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地方却没有改，不知道为什么。要改应该统一地改。这个地方若改为“企图以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去证明任何思维产物的现实性”……就不致使如东县委干部在学习中引起怀疑恩格斯也反对思维与存在有同一性了。

关于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这里有个问题，我想向组织陈述一下。

“同一性”与“等同性”是一样的意思，把书上的“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我没有意见。要改就全部统一地改。《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原载《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书中“тождество”全是译做“同一性”。到了一九六〇年出单行本，才改译为“等同性”。为什么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呢？这不是一个简单的名词改译的问题。改译名词同这场争论有关系。从艾思奇到哲学研究所都一致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可是《列宁全集》第十四卷上却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十足的胡言乱语，是绝对反动的理论，是露骨的唯心主义。这同艾思奇们的主张有了矛盾，有人想出了一个“两全其美”的妙法，把“同一性”改为“等同性”，就变成了思维和存在的等同性是唯心主义，而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保留给唯物主义。一九六〇年出《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以前，原中宣部的《宣教动态》上引用列宁的这几句话，就是用的“等同性”。单行本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

作了改译，应该简单地说明一下为什么改译，可是没有作任何说明，就是那样不声不响地出版了。单行本出版后，有一天在一个公共场合遇到了编译局的一位负责同志，我问他为什么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他说是局长逼着叫改的，编译局的干部都不同意改，但没办法。《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单行本上的“同一性”都改成了“等同性”，一九七一年六月印的版本只有几处漏改了，例如第六十五页正文倒数第四行，“心理的东西和物理的东西是同一的”。我读到这个地方，知道这是漏改的。果然，《列宁选集》第二卷第七十三页上就改成“等同的”了。可见他们改的是很细心的。《反杜林论》也是一九七一年六月第二次印刷的，该书第三十九页上还是印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绝不是漏掉未改，而是保留给恩格斯的。我没有《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这本书，（写此文时，正在狱中，手边没有此书）不知道这本书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改了没有，估计是不会改的。但这样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保留给唯物主义和恩格斯，也挽救不了一些人的荒谬理论的破产。下边接着就来谈这个问题。

恩格斯是不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用不着我们现在来做结论，早在一九〇八年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一节和第二节中已经作出了非常非常的完整而明确的结论。这个结论恰好就象是对艾思奇等人作的。列宁就是从艾思奇据以作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论断的恩格斯的著作中摘引有关的段落来论证的。恩格斯在他的名著《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在讲到哲学根本问题的第一个方面以后，又针对不可知论者的理论指出，哲学的基本问题还有另一个方面，这就是：“我们关于我们周围世界的思想对这

个世界本身的关系是怎样的？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我们能不能在我们关于现实世界的表象和概念中正确地反映现实？”列宁在这个地方恰恰不引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却紧接着说，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这样作引证真是妙不可言。妙就妙在：它表达了恩格斯肯定的是什么，同时也表达了恩格斯并不是肯定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恩格斯肯定的是世界是可知的，这是回答不可知论的。“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句话列宁没有引证，但列宁用自己的话来解释了这句话的意思。恩格斯说：“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列宁说，恩格斯在这里所指的不仅是所有的唯物主义者，而且也包括最彻底的唯心主义者，例如绝对唯心主义者黑格尔。黑格尔认为现实世界是某种永恒的“绝对观念”的体现，而且人类精神在正确地认识现实世界的时候，就在现实世界中并通过现实世界认识“绝对观念”。这就是列宁对他所没有引证的话用他自己的话来作的解释。

黑格尔是彻底的唯心主义者，所以他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的哲学反对不可知论，承认可知论，这是黑格尔哲学中正确的地方，所以恩格斯肯定了这一点。黑格尔怎么认为世界是可知的？他是根据他的唯心主义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理论而认为世界是可知的。在黑格尔那里，如上边引的列宁的话，绝对观念就是现实世界，现实世界就是绝对观念，绝对观念和现实世界是同一个东西，就是说思维与存在是同一个东西。恩格斯在说了“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按：即世界是否可知的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才插述了唯心主义的看法：“这个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来说，叫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不过是以说明黑格尔承认世界可知论的根

据或理由。道理很明显：黑格尔肯定世界可知论是正确的，所以恩格斯就予以肯定。但黑格尔肯定世界可知论的理论根据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这一点恩格斯怎么能予以肯定呢？恩格斯是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要用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说明世界是可知的道理，接着后边恩格斯就这样作了。

问题十分清楚了：恩格斯在《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中所肯定的是世界可知论，而不是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艾思奇《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给恩格斯抹黑，是对恩格斯的侮辱，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体系的破坏。

天下事无独有偶，真是妙不可言。中国的哲学家艾思奇，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俄国有个马赫主义者巴札罗夫在一九〇八年即列宁写《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这本书的那一年，也说过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同艾思奇说的一模一样。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二节《论巴札罗夫对恩格斯的学说的“修改”》中揭发了这件事。列宁在这一节中说，巴札罗夫把“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个思想硬加给恩格斯。这是马赫主义颠倒是非的拿手好戏；在这点上我们不能不承认巴札罗夫打破了一切纪录。（详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112—113页）

“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什么意思呢？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六章第二节中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露骨的意识和存在等同的理论。”（《列宁全集》第十四卷的译文是“意识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重点号为引者所加，此处引文见《列宁选集》第2卷，第330页）

“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即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巴札罗夫“修改”恩格斯的辩证唯物主义的反映论的结果，说这就是恩格斯的思想。列宁在《列宁选集》第2卷第112页上说：“大功终于告成了！恩格斯被改扮成马赫的样子，油炸之后，又加上马赫主义的作料。高贵的厨师们，当心哽住喉咙呵！”

列宁接着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恰恰也就是马赫主义的基本谬论、基本的糊涂思想和错误观点，这种哲学的其余一切胡言乱语都是由此产生的，……巴札罗夫……暴露了他的全部马赫主义真相！说‘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这是回到休谟主义，或者甚至是回到隐藏在‘同格’的迷雾里的贝克莱主义那里去。巴札罗夫同志，这是唯心主义者的谎话或不可知论者的狡辩，因为感性表象不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而只是这个现实的映象。”

从列宁的这些深刻的论断，我们懂得了“感性表象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是什么意思，也懂得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什么意思。那末，恩格斯到底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没有呢？这个问题不是摆的明明白白的么？从这里可以看到，那些年中，从艾思奇到《哲学研究》所宣扬的究竟是些什么货色。

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荒唐谬论，已经在广大干部的哲学学习中发生了极坏的影响，束缚着从事哲学学习的干部们的头脑。这是真正干扰当前的斗争大方向的。现在应该是结束艾思奇的“两论”的坏影响的时候了。恩格斯是否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这个问题，我已说过，用不着我们再作结论，列宁早在一九〇八年就作了结论。现在只是应当考虑怎样

适当地赶走艾思奇的“两论”这个“拦路虎”，把从事学习马列主义哲学的干部们的头脑解放出来，指导干部们好好学习《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的第二章第一、二节，才能真正弄通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同时还要纠正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留给恩格斯和唯物主义的那种荒唐作法。既把“同一性”改译为“等同性”，那就应该把马恩著作中的“同一性”也一律改为“等同性”。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留给恩格斯和唯物主义，这样作，也就人为地在干部的哲学学习中造成混乱。现在应当立即停止这种混乱。

五十年代初，《矛盾论》编在《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中公开出版以后，苏联出版的《简明哲学辞典》第三版中在“同一性”一条专门攻击了毛主席。“同一性”那一条是怎样攻击毛主席的？前边我曾说过，哲学史上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含义为“同一个东西”，与“矛盾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含义完全不同。《简明哲学辞典》的作者们根本不懂矛盾的同一性，也根本不顾毛主席在《矛盾论》中给矛盾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所下的明确的定义，硬以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那个“同一性”的含义（同一个东西）来歪曲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还诬蔑说毛主席“滥用黑格尔的术语”。例如毛主席在《矛盾论》中讲矛盾着的双方互相转化，因为二者之间有同一性。毛主席举了无产阶级推翻资产阶级转化为统治阶级，资产阶级转化为被统治阶级，战争转化为和平，和平转化为战争，作为例子来说明矛盾互相转化的道理。而《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中却诬蔑地说，有人说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是同一的（同一个东西），战争与和平是同一的（同一个东西），并说这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这把毛主席的哲学思想歪曲到哪里去了？矛盾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的含义，同“黑格尔的术语”有什么相

干呢？他们完全不懂辩证法，用彻头彻尾的形而上学观点来反对毛主席的辩证法。陈伯达主编的《红旗》杂志对此没有作过批判和谴责。一九五八年夏天，陈伯达住在高级党校宿舍楼三楼休假，一天他告诉我说，《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应当写文章进行批判，他问我可不可以给《红旗》杂志写一篇文章？我说试试看。我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那篇稿子，就是为此而写出来的。这篇稿子交给陈伯达以后，未被采用，陈伯达一直没有再同我谈过这件事，批判《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的事再没有别人提起，中国哲学界好象根本没有这回事。隔了很久，《红旗》杂志上发表了关锋的一篇不痛不痒的也算是批评的文章吧，敷衍了一下，就算把这件事交代过去了。回想当时哲学战线上的情况，有些奇怪。一方面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闹得火热，可是锋芒却是对着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理论的人们，另一方面对于诬蔑毛主席的《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的批评却是那样冷冷清清，不声不响。

当时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争论虽然闹得火热，可是从艾思奇到《哲学研究》，包括陈伯达在内，好象根本不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怎么一回事，是一个什么问题。列宁在《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中说：“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和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感性表象〔无论在什么样的界限内都无关紧要〕也就是存在于我们之外的现实’呢？”（《列宁全集》第14卷，第112页）把这句话套用一下就是，试问，没有发疯的人在智力正常和记忆力良好的情况下，怎么会断言思维和存在是同一个东西呢？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个“同一性”是什么意思，《哲学研究》

和报纸上发表过几次关于这个名词的解释，每次都是列举了好几种。恩格斯在《反杜林论》的第一编第十一节即论“自由和必然”的那一节中说，“人对一定问题的判断愈是自由，这个判断的内容所具有的必然性就愈大；而犹豫不决是以不知为基础的，它看来好象是在许多不同的和互相矛盾的可能的决定中任意进行选择，但恰好由此证明它的不自由，证明它被正好应该由它支配的对象所支配。”《哲学研究》对于“同一性”这个名词列举了那么多的解释，恰恰表明了他们不懂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到底是一个什么问题。但是他们基本上是按照黑格尔的了解去使用同一性这个名词的，即“同一个东西”的意思，可笑的是，他们说他们的“同一性”是有差别的同一性，或者叫做具体的同一性。所谓有差别的同一性，仍然是黑格尔的术语。与黑格尔的同时代的人有个谢林，此人提倡所谓绝对的同一，即是说思维和存在是绝对的同一个东西。黑格尔不同意谢林的“绝对的同一”的说法，认为那样提法太粗鲁了，不能起到欺骗作用，所以改提为“有差别的同一性。”即令是有差别的同一性，可是在黑格尔那里，绝对观念创造世界，世界既然是绝对观念创造的，虽然似乎现实世界与绝对观念有差别，但这个差别是表面的，所谓现实世界，还是观念的或精神的东西，不是物质的东西。所以说来说去，还是脱离不了唯心主义的框子。毛主席教导我们说，“研究任何过程，如果是存在着两个以上矛盾的复杂过程的话，就要用全力找出它的主要矛盾。”我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稿子，虽然未被采用，但我认为这篇稿子在批判《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这个问题上，是抓住了主要矛盾的。《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的最大错误就在于他们用黑格尔的“同一性”（同一个东西）的含义去歪曲矛盾的“同一性”的含义，用形而上学反对辩证

法。他把两种完全不同意义的“同一性”混为一谈。针对这种情况，所以我的题目就定为《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首先说明两种“同一性”字面相同，含义不同。矛盾的“同一性”与黑格尔的“同一性”毫不相干，因此，说矛盾的“同一性”是“滥用黑格尔术语”，这是无的放矢，有意诽谤。我记得我的稿子里好象还说到，《简明哲学辞典》“同一性”条是用“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同一性”的含义去了解“矛盾的同一性”。而艾思奇们则是用“矛盾的同一性”的意义去理解黑格尔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二者都是极其错误的。此外，我的那篇稿子我认为是反映了当时哲学战线上的思想情况的。当时哲学战线上，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唯心主义宣扬为唯物主义，我在这方面作了批判，我觉得是适当的。今天看来，那篇稿子没有提到“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是个缺点，但在我写那篇稿子的时候，在争论中还没有人提出过思维和存在之间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即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的人们也没有提出这个问题。因此，这个问题在我的稿子中没有得到反映。当时争论的主要问题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个东西，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还是唯物主义。提出思维和存在之间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是××(按：指康生)看了我的稿子中强调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因而想到了这个问题，就去问毛主席：“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毛主席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他当即把这个情况告诉了我。我听了之后，第一个印象就是：问题的提法变了。因为以前争论的是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根本没有争论过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关于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提出的真实过程就是这样。“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个新问题，但并没有因此就取消了思维和存在是不是同一的

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问题。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是辩证唯物主义，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这是两个绝然不同的问题，不能混为一谈。可是艾思奇们恰恰是把这两个不同的问题混为一个问题。他们听到毛主席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便说他们一向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是有同一性的。因为他们一向就是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他们自然而然就认为，主张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人是弄错了，是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艾思奇们就是这样把问题搅作一团，并把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顶帽子硬戴到我的头上，就是因为我一直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的理论。一九六六年秋，文化大革命刚开始不久，人民大学的人找我调查胡锡奎的问题。他们说，胡锡奎说我告诉过他说列宁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我听了大吃一惊，我什么时候这样告诉过他呢？我仅仅告诉过他：列宁说过，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露骨的唯心主义，是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仅此而已。列宁没有说过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样的话，我怎么会把列宁没有说过的话告诉他呢？于此可见，把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唯心主义的，都说成是认为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这已成了一种普遍现象。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是说的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的意思。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整本书都是批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哲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但列宁并没有否认过思维和存在有联系。列宁的《哲学笔记》上有个地方说过，若承认发展原则，就不能不承认思维和存在有联系（原文记不得了，大意如此）。其实，只有二元论者才不懂得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系即有同一性。唯物主义者承认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就是承认了思维和存在之间有联

系。自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提出之后，我根本没有反对过，我在讲课中这样讲过，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映存在，就表明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但我同时没有放弃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理论是唯心主义的观点。李唯一在他写的批判用同一论代替反映论的错误的文章中，都阐述了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而艾思奇等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理论的人们，在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的问题提出之后，就说他们的认识是一贯正确的，可是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究竟是怎样一个问题，思维和存在之间怎样有同一性，他们是并不清楚的，没有看到他们写过一篇把这个问题说的透彻，清清楚楚的文章。没有看到过一个人用毛主席的矛盾的同一性的原理来说明这个问题，例如说，从存在到思维，从思维到存在，有一条由此达彼的桥梁，哲学上名之曰同一性，这样来说明这个问题的。他们只是说，他们一向认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理论，就是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如此而已。到了六十年代初，艾思奇抛出了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这就给他们怎样理解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作出了明确的结论。

我写的《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的稿子未被采用，当时陈伯达没有同我谈过一次话，我也不知道他的观点是什么，所以不了解稿子未被采用的原因。一九六二年夏在北戴河时才知道他的观点是同艾思奇他们的观点完全一样，这就了解到这篇稿子命定了不会被采用。

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二十多年来争论的内容和实质，大致就是这样。把艾思奇的两论《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作为这场争论的结论，是不能被接受的。一九六七

年夏我被关在高级党校的临时监狱时，曾就这个问题写了一份比较详细的材料交给了校党委。到了七十年代初，艾思奇的绝对错误的“结论”反而又得到了肯定，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很大的遗憾。中央党校革命大批判写作组写的那一篇文章，同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过程的真实情况距离太远。该文说这个争论是我挑起来的，是为反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的，云云，这同事实毫不相干。我在这个争论中是无辜的。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被人们说成是唯物主义，我在马列学院还担任了教唯物主义课，对这个问题我究竟应当持什么态度呢？恩格斯说过，“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就是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去认识世界，而不附加以任何外来的成份”。我们也应当按照这种世界观去学习马列原著，要按照马列原著的本来面目去学习马列原著，去理解和领会马列原著。若是用主观随意性去任意歪曲马列原著，那才是真正犯罪。例如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那末，用列宁对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解释，那就是说恩格斯肯定了露骨的唯心主义，肯定了十足的胡言乱语，绝对反动的理论，这把恩格斯侮辱到了什么程度？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的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而在写《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又把这种“最荒唐的热昏的胡话”肯定起来，恩格斯不是在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恩格斯就这样没有逻辑吗？也许艾思奇主观上是一片好心好意，认为说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还是恭维恩格斯的。列宁喜欢引用“熊的帮助”的故事，熊同一个人交上了朋友，一天熊的朋友睡着了，熊在旁边小心地守护着他的朋友。一个苍蝇落在它的朋友的脸上。熊为了给朋友赶走苍蝇，就端了一块大石头，猛猛地砸在它的朋友的脑袋上。艾思奇以

肯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来恭维恩格斯，这正是不折不扣的“熊的帮助”。在讲课中，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心主义，我就说它是唯心主义，这同反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怎么联系得上呢？若说这就是反对过渡时期的总路线，那末，难道艾思奇把唯心主义硬要说成是唯物主义，倒是拥护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么？艾思奇在他的恩格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文章中，还骂着说，不敢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唯物主义，就是“怕鬼”思想。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本来就是唯心主义，不是唯物主义，坚持真理的人当然不能承认它是唯物主义，这同“怕鬼”有什么相干呢？

中国的党是马克思主义的党，列宁主义的党，毛泽东思想的党，永远是坚持真理，实事求是的。我坚定地相信，艾思奇的“两论”，迟早是会被纠正的。

杨 献 珍

一九七三年四月二十四日